筠齋漫錄

鈎齋漫錄卷之五

錫山黄學海宗于甫輯

西京雜記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

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鞠以此為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

知也所知錢勑見其懸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吏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

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尚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　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着冠屨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䌰倍䌰為升倍

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繸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繸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漢宣帝時江淮飢饉人相食兩榖三秦魏地已榖

二十頌

述異記

吴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矣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于庭

前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而至

於君庭與之言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

武陵源在吴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為桃李

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吴中

人於此避難食桃李實者皆得仙

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人

為之語曰虎豹之口不如飢人劉備在荊州時粟

與金同價

永嘉之亂洛中飢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闐

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田畝由是丘墟都市

化為珠玉是也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

出平復如故魏郭后愛念之錄著宮內常置左右

問漢時舊事說之皆有次第

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餘二十四天出九

微志不行于世也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鷄日初出照此木天鷄則鳴天下鷄皆隨之鳴

博物志

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雄死於九真乃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雌塗土著身不飲食空草長史問其所以聞之輙流涕矣

兎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説余目所見也

鸛巢門戸背太歳淂非才智也

鸛水鳥也伏卵時卵冷則不鮃取礜石用繞卵以時助燥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礜石

山鷄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凡月暈隨灰畫之隨所畫而闕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

啖麥稼令人力健行

馬食穀則足不能行

神農本草云鷄卵可作琥珀其卵取伏卵段黃白渾雜者煑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着粉中佳者乃真亂矣此世所恒用作無不成者

世說新語

吳隱之孝廉乃爲桓南郡吏李含伯純孝後以缺望見疎人無完行

魏封晉文王九錫固讓不受公卿將相當詣府敦

喻司空鄭沖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樂令善于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

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庾穉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

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狀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日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

鍾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太丘為西門亭長鍾深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

知何獨識我

蔡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褻嫚於其前者高平劉整俊才自衣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見憚如此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

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頤謂袁帋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劉餗隋唐嘉話曰盧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為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栁齊列

曰鞭馬疾去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氷雪積日侃室如懸罄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髲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

談侃乃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湛氏戻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鄱郡孝廉范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惟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于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

畫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惟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惟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

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荅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

今自鄉選反遠之邪

韻語陽秋

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于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又曷嘗以雜鮮為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

警之云

老杜田父招飲詩云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懷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云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梅聖俞云作詩須狀難寫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意于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于洪州詩云沙鳥看來没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

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云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秘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

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豎子至云樝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蔬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蒲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

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

介甫示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無時答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魯直答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效一官全爲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氷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閑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在於媲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余讀許渾

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恥搖尾皇恩寬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爲客多之實也

熙寧四年安石既預政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爲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諠畏者至不敢作詩

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者以爲失本恵而傷吾仁

固也或又咎帝短喪爲傷于孝于觀遺詔率皆言爲已損制未嘗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進與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云漢制自文帝遺詔國家遵以爲常則咎不在文帝矣

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猛犯逆鱗敢以廬陵王爲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廬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

危言撼二嬖陳易吊爲賀之計故二嬖敢復容以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年之遣徐彥伯迎廬陵王于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援呂溫之言稱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嗚呼仁傑其忠且賢哉

昔太公釣於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爲釣位所謂廣張三千六百釣風雅時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七里之灘而滕白以爲釣名所謂祗將溪畔一竿竹釣却人間萬古名是也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蘇子由病酒肺疾叢東坡告之以修養之道有曰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糯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陽墻開三嘘隱隱如轉磨此鍊氣法也後至海上有道人傳以神守氣之訣云但向起時作還從作處收故天慶觀乳泉賦及養生論龍虎鉛汞論皆析理入微則知東坡于養生之道深矣

余曾祖葛通議楊寘牓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十七居江陰軍青陽之上湖自號草堂逸老杂佛

日契嵩遂悟真諦嘗與嵩詩云山禽啼曉四時別林藪戰秋千里空又益道藏一過故見於篇詠者多真仙語如仙莖屢盡三危露真館常開四照花鶴性曉烱飛玉洞琅池秋水棲星槎又云鍊成真氣骨變華還向囊中秋玉霞呪水夜潭龍怖劍弄雲秋嶺鶴看家皆佳句也

吳筠覽古詩云嘗稽真仙道清淑秘衆煩秦皇及漢武焉得遊其藩既欲先宇宙仍規後乾坤崇高與久遠物莫能相存矧乃恣所欲荒淫伐靈根安

期反蓬萊王母還崑崙此詩殆與東坡之旨合

張又新品天下甘泉以常州惠山泉爲第二東坡

謂閑携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是也荆門

軍亦有惠泉李德裕有詩題于泉上云茲泉由太

潔終不蓄纖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祇自貧至今碑

版存焉

白樂天賦有木八章其六章託弱栁櫻桃枳橘杜

梨野葛水檉以諷在位者至第七章則曰有木如

淩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自謂

得其勢無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忽飄颻疾
風從東来吹折不終朝專又以諷附麗權勢者其
八章則曰有木名丹桂四時香馥馥風影清如水
霜華冷如玉獨占小山幽不容凡鳥宿重任雖大
過直心自不曲縱非梁棟材猶勝尋常木盖樂天
自謂也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
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閔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
入伾文之黨中立不倚峻節凜然於八木之中而
自比於桂殆未爲過也

皮日休嘗謂宋廣平正貧勁質剛態毅狀宜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其所爲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人故東坡亦有請君援筆賦梅花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近見葉少藴效楚人橘頌體作梅頌一篇以爲梅於窮冬凝嚴之中犯霜雪而不慴毅然與松柏並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鐵腸石心安能窮其至此意甚佳審爾則惟鐵腸石心人可以賦梅花與日休之言異矣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則從事于醫卜者未可輕也京兆杜嬰能讀書其言近莊子而自托於此豈足以病嬰之高乎故荆公有詩傷之云狀度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髣髴古人風梅聖俞贈何山人詩亦云日聞古賢哲必與醫卜隣宋景文云醫卜之事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誇己神以誣人真名言哉

楸花色香俱佳又風韻絕俗而名不編於花譜何

孔老杜云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馨香倚釣磯言其香也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宮樹聳向白玉墀高艷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韻也是二子但知楸花色香韻勝而未知其療病之工也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於後圃後人思其政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宣和間先人知州日聽政宴客俱在焉一日廉訪使周詢来訪曰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為膏傅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客使王偉來訪曰

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方不瘥者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傅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以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着瘡遂瘥功亦奇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故因言楸花之美而併及之

古今人賦棋詩多矣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者鄭谷之詩也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者劉夢得之詩也古人重到今人愛萬局都無一局同者歐陽烱之詩也觀諸人語意皆無足取獨

愛荆公贈葉致遠之作其略云或撞關以攻或覷眼而截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閒暇或重先和變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麄見形勢驅除令遠跡或開拓疆境欲并包總攝或慙如告亡或喜如獻捷諱輸寧斷頭悔悞刃批頰可謂曲盡圍棋之態非筆力可以回萬鈞豈易至此耶退之南山詩讀之殆可齊驅並駕也王無功亦有圍棋長篇云雙關防易斷隻眼畏難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擁三邊等句鋪叙

類荆公而其他句醖釀處尚衆東坡白鶴觀四言詩云小兒近道剝琢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夫戀貪欲于指頤爭勝負于毫釐棊者之常情而坡乃置之膜外亦可見其胸中翛然者矣荆公亦有棋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之句

開元天寶之際孟浩然詩名籍甚一遊長安王維傾蓋延譽然官卒不顯何哉或謂維見其勝已不肯薦於天子故浩然別維詩云當路寧相假知音世所稀使維誠有薦賢之心當於此時力薦其美

以解明皇之慍乃尒嘿嘿或者之論盖有所自也
廞後雖寵鳳林之臺繪孟亭之象何所補哉
韓退之於崔立之厚矣立之所望於退之者宜如
何然集中所荅三詩皆未有慰薦之意何邪其曰
幾欲犯顔出薦口氣像硉矹未可攀又云東馬嚴
徐已奮飛枚皐即召窮且忍知識嘗要路正賴汲
引隱情惜已殆同寒蟬古人之所惡也
山谷信佛甚篤而晚年酷好食蠏所謂寒蒲束縛
十六輩已覺酒興生江山又云雖為天上三辰次

未免人間五鼎烹乃果於殺如此何哉東坡在海南為殺雞而作頌張乖崖之在成都為刲羊而轉經是豈愛物之仁不能勝口腹之欲耶山谷談無碍禪蘇張行有為法亦各其所見爾

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北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

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始来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物追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別章使君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荊楚也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强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頎亦云男兒在世無産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為此也

劉夢得和蘇十郎中詩云美花照後容雖改著草

占來命已通武伯畬長安述懷詩云聞說唐生子孫在何當一為問窮通觀此又奚知孔子所謂命也哉劉孝標作辨命論言壽夭窮通一歸之命可以使人杜奔兢僭逼之患蕭瑀非辨命論言人之禍福一本之人事可以使起修身累善之心二人皆非以甲乙丙丁休囚旺相而求吉凶者也

鈎齋漫錄卷之五終

鈎齋漫錄卷之六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何氏語林

司馬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訃争輙令祝少賓不直者終不敢有言

何進嘗辟鄭康成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加迫脅康成勉强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鍾季明祖父至德著名季明髙風承世除林慮長

不行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許子將少峻清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徐孟玉爲汝南太守署爲功曹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本初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從甚盛將入郡界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管幼安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鬬閱幼安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恠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悔責不復鬬訟

邴根矩嘗行遼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鄉民便從禱祀邴問其故荅云謂之神樹邴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辭之里中遂歛其錢以為社供

張子臺在魏以蕑質聞杜恕著家戒嘗稱之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後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遊說當路者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由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顯仕朝廷恕猶居家明帝擢拜散騎數月轉黃門侍郎

城陽太守梁柳當之官梁是皇甫士安從姑子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食爲禮今作郡而

送之昇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栖崑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

王偉元少立操行不受致遺嘗有一門生為本縣所役告偉元求屬令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着草屩送所役生到縣生徒隨從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曰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為恥

任昉升好結交奬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升擢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

顧常侍清介持操為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南史曰協少有志操內弟張率極推重之嘗薦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强仕南方卑濕三十便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

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勅喚出於是以協爲太常博士

韋孝寬在延州見敬遠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鑾勒與敬遠敬遠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古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乃乘舊馬以歸

後周書曰韋敻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名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謝疾去前後十見徵

辟皆不應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夐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竟不能屈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博陵豪族有崔諶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赴吊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恠人熏灼

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后韋其宅見臥青絁帳賜御用繡羅帳易之嶠臥不安席明日奏小時相者謂

不當華欲仍用舊帳

故事宴集賢院官重者先飲時張說爲學士語諸人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後先大帝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

大唐新語曰李德裕定策破回鶻誅劉稹封衛國公其制語有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書鎖造膝佳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

下他感制出敖徃慶之徳裕口誦此數句極歎曰
陸𡊮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
措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
深敬服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登山遠望輒歎息
言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
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馬季長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
大將軍鄧隲聞季長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
應命遂客遊涼州會羌亂米貴關西道殣相望季

長既饑困乃歎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矣遂應隲召

范曄後漢書曰衍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少有鑒識先是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才智炫燿上京融察其非真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而使公卿問疾王臣壁門融恐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由是名論漸衰後以浮薄罪

龐融一見郭林宗便與之交又亦與李膺以為海內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

許汜與劉玄德並在劉荊州坐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玄德問許君言豪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

何緣嘗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荆州大笑玄德曰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孫討逆既定豫章還饗將士謂虞仲翔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言我東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孤意猶謂未亦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張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

吴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荅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閒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王尼見司馬太傅曰公負尼物太傅言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

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太傅大笑與尼絹五十疋

謝太傅嘗賞愛袁彥伯機對敏速後彥伯出爲東陽郡時賢祖道冶亭太傅起執彥伯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之曰語云聊以贈行彥伯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一時稱其率當

宋武帝大會戲馬臺令諸人賦詩王曇首詩先成帝以問其兄太保曰卿弟何如卿太保荅曰臣弟名但如下官門戶何寄武帝大笑

宋武帝既正位語群臣曰朕始望不至此衆人咸

撰銘欲稱功德王太保率爾對曰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衆以爲知言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大笑語尚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又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爲名言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寶劍謝以與魯豫州送別後魯作逆世祖嘗曰宴集問劍所在謝曰昔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世祖大悅當時以爲知言

宋明帝嘗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荅褚侍中言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遊豫羣情便爲載懽

枒侍中盛事墳典張思曼語之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枒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魏愷辭青州長史魏帝放還家禁不復用沉廢積年後遇楊愔於路慠自披陳楊曰發詔授官皆由

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愔應聲曰雖復零
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
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數日用爲霍州刺史
劉獻之博觀衆籍人有從之學者輒曰人之立身
雖百行殊塗準以四科要惟德行爲首子若能入
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
雖復多聞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
立身之道何益乎由是學者高其行義不敢造門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

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捋齊列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邢大賞其敏贍

魏元忠既復官曰侍宴天后問曰卿累負謗鑠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作羹爾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帝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臣鴻敢不忠信奉見

柳誠懸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人問之荅曰聞樂令人驕怠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粃滓菁華乃出

張景山歷三府諮議事舉情得多無異同或謂景山主上既幼執事多門君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景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何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

沈瓚之在丹徒性至踈直自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上方瓚之自言頓一見天子上召問彼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得罪言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為誰瓚之以

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後上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續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傍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來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後傅翽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

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參軍年少不主書務刺史李崇義内輕之曰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交人連紙進筆遂爲省閲一日都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名動一州號霹

靡手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曰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慚服

盧坦在江淮時旱儉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不來耳不如任之既而商賈以米坌至又多貸兵食出諸市中米價頓平

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言臣往年從事西蜀中元日嘗詣佛寺見故劍南節度使韋臯圖形百姓至者先拜而後謁佛至欲有泣者臣訪於故老皆曰令公恩深於蜀方百姓稅重令公輸年全放自令公後無此恵澤百姓窮困追思益切

裴休道以釋論爲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

令狐文公除守兖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迓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

糴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
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劉昫唐書曰令狐楚字殼士家世儒素楚善屬文
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皆辟從事楚才思後
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鄭儋在
鎮暴疾不及處後事軍中諠譁將有急變中夜十
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中搦
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
益重官尚書僕射封彭陽郡公謚曰文

魏武嘗辟阮元瑜不至連見偪促遂逃入山中魏武使人焚山得之阮至召見魏武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阮不時與語使就伎人列阮既解音聲又善鼓琴遂撫絃按節曰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翫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武帝大悅

桹隲文士傳曰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魏丞相掾知名於時大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

近出瑀隨從回於馬上具草呈之太祖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孔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何子季與周彥倫同時二人精信佛法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何胤彥倫荅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妻何肉

陶貞白幼有異標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

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

陶隱居圓通慎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輙覺

顔延之嘗問鮑明遠巳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鮑明遠文辭贍逸當世推美初入臨川王義慶衛軍府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名位高

早不可輕忤大王明遠勅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臨川奇之賜帛二十匹

武宗賜陣傷邊將詔封敕草詞曰傷居尔體痛在朕躬帝言此語如朕意中出即賜以衣錦

蘇子瞻渡江至儀真和荊公遊蔣山詩後寄示荊公公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歎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

宋太祖從周世宗南征有人譖於世宗言太祖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伺之果有籠篋令引入行在開視惟書數千卷世宗召太祖問之曰卿為朕將帥辟疆宇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為太祖謝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觀覽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善其對

真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宋景文言莊周云送君者皆自涯而返君自茲遠

每讀至此令人蕭然有遺世之意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

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為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頴叔在後蔣大喜

朱彧可談曰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沖卿為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　東都事略曰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少游歐陽公之門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所至以治辦稱官至觀文殿學士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平甫荅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按

宋世京畿及各郡皆有激賞庫遇群盜竊發郡家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輒被擒獲

謝諫議知襄州日張密學爲鄧城令有善政鄧去襄城度漢水才十餘里謝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於野外同酌吟嘯終日而去

宋史曰謝泌字宗源歙州人少好學有志操貫黃中知宣州一見奇之累官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

墨客揮犀曰謝諫議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

日待鄧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設几案
庭中置草其上望闕焚香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
能吏乃封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典大郡皆有
能名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
誓而敢違約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魏公公
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從之
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蔣侍郎為江淮轉運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

書即還有一縣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呵遂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令如此乃為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遂延譽後年為名臣或云是天章閣待制杜杞

涑水記聞曰杜杞字偉長為河南轉運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誘出之曰為設宴飲以漫陀羅酒昏醉盡殺之曰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

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濶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深文不曰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群嫗相聚於佛菴誦經一嫗

失其衣適汲仲出行嫗訟之汲仲命以牟麥賓群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使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汲仲命縛之還所竊衣

司馬文正公涑水記聞曰張洎爲舉人時張佖在江南已通洎每求見稱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姪稍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以庶僚遇之佖怨洎入骨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謚議云亢而無悔佖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解乃得免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枡開時爲州刺史聞
性豪頗不加禮又開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按
罪文寶素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
爲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尚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
懇鼎臣許之頃文寶至首不見開即屛從者步趨
入巷詣鼎臣許覲省立於庭下鼎臣徐徐下座文
寶拜竟陞自西階通溫清復降拜鼎臣乃邀文寶
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閑慢廢
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曰枡開甚相

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文寶敦尚風義世皆稱之

張齊賢洛陽人少家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史某甲為辦棺斂公深德之遂長兄事之雖貴不替後趙普密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具列其事謂陛下若擢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當過於此太宗大悦未幾擢為相

楊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来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

告人察其情君喜而不疑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
公經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
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
於公者亦多矣片時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
易平實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皆可爲後法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
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
安道安道曰吾何足爲重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
至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

安道所薦為嫌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挽天下高此兩人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陳叔易常歎此事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眞宗常有簽貼凡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

大年雖朕上之精鑒心頗自愧竊惴萬機少暇不應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慱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

蘇子瞻奉祠西太乙見荊公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